

一位老船长的航海日记

薛福来 著

海上一年

Nautical
Diary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创美工厂

一位老船长的
航海日记

薛福来 著

海

一年

Nautical
Diary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海上一年 / 薛福来著. — 北京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6.9

ISBN 978-7-5057-3821-8

I. ①海… II. ①薛… III. ①纪实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95324号

书名 海上一年

著者 薛福来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710×1000毫米 16开

21印张 322千字

版次 2016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3821-8

定价 39.8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目录 CONTENTS

引子	1
----	---

1994 年	
2 月	4

我们到了艇甲板,洪才抓住救生艇的系绳,正要把被掀开的帆布艇罩一角重新捆好,我摆摆手,又解开一圈系绳,低声对他说:“别动!”我快步回到驾驶室,打开探照灯,让它那强光直射到艇里面。

原来在这里!艇内蜷缩着两个人。我用对讲机通知了洪才。只听洪才大吼一声:“出来!”这一声压过了风声,震惊了全船。

两个黑影从艇里爬了出来。我朝洪才他们喊:“小心凶器!”

3 月	13
-----	----

天色渐晚,我们回船的路上没有路灯,我一个人落在后面。一个拐角处,窜出两个人,我还没反应过来,两只胳膊已经被拽住,再一看,原来是两个年轻女子,打扮得花枝招展。我正挣脱,迎面又冲过来一个女子,一把将我抱住。这女子功夫何其了得,双臂一起用力,下肢和臀部随之前后摆动,嘴里发出叽嘎叽嘎的叫声。

我被三个女子弄得动弹不得,急得大喊:“快点救命啊!”

4 月	55
-----	----

海盗船刚接近我船驾驶室,枪声就响了,子弹朝驾驶室射来,打在钢板上,当当作响。

我从左舷侧门玻璃观察海盗动向,只听呼的一声,侧门玻璃被子弹炸开,碎玻璃乱飞,散落地上。手握舵把的小吉望我一眼,惨笑着,额头渗出了汗珠。

海涛惊呼:“船长,你脸上流血了!”

5 月	80
-----	----

台湾渔船富锦号来转载,我走到甲板,请章船长上船。此人四十多岁,中等身材,微胖,一个劲儿摆手,说丰顺轮太高,上下不方便。我知道他是我借口——上次“大

头”已告诉我，章船长是国民党的支部书记。

我笑说：“你别跟我装了，我知道你是国民党的支部书记，我们船上有共产党支部书记，现在国共两党要再次合作，先从咱们基层开始，您不上来，怎么合作？上来吧章船长，唠唠家常，没事呀。”

6月

106

港内信号台呼叫：“丰顺轮船长，你现在航速几节？”

“八节。”港内限速八节。

“你胡说，你以为我看不见吗？！”

我胡说，这是真的，但在国外，港务人员绝对不会这样说话。他们会说：“船长先生，请您把船速降至港口规定的八节以下，以保证港内航行安全，谢谢船长先生。”

7月

137

一阵闷雷般的隆隆声从船尾方向传来，我寻声望去，惊恐地发现，在我船与渔船中间，小艇左前方的海面上，突现一巨大的灰色鲸鱼的背鳍。我赶忙在对讲机里呼叫洪才：“左前方有一条鲸鱼，赶快转舵避开，快点！”

洪才急速转舵，快速向渔船船首驶去。那鲸鱼轰的一声跃起，弓着磐石般的脊背，头顶喷着泉水似的水柱，好家伙，它足有二十多米长。轰隆一声，它跌进水里，浪花飞溅，刹那间不见了踪影，不知下一次会从哪里冒出来。

8月

162

推杯换盏，李先生已显醉态，指指点点，很是高兴。后来，他起身去厕所，回来时趁人不注意，偷偷把剩在一边的半瓶白酒揣进西装兜里，若无其事地坐回位子上。这一切都让我看在眼里。看来，他并未真醉。

我让老关拿一瓶古井贡酒送给李先生。他再三感谢。我本来想说看见他拿半瓶酒才送给他一瓶，忍住了。

9月

186

偏北风虽然已降至六级左右，但在无风三尺浪的大洋里，涌浪很大，船横向摇摆也大，如果浮动靠泊转载，船会发生碰撞，吊在空中的鱼包也会大幅摆动，比较危险。我们商定，华沙号顺浪前行，丰顺轮用稍快的速度去接近、靠拢它。这在船舶操纵上的难度可想而知——一艘船去靠泊固定的码头都要十分谨慎，要在起伏不定的大洋里去靠一艘在风浪间摇摆的航行船，难度可想而知。

10月

201

我摇头：“这不行，船长，这不是几瓶啤酒的问题。今天是中国国庆日，我们大副送给中国船员几瓶啤酒是让他们庆祝自己国家的生日，这难道有错吗？可你不仅谩骂我们大副，还侮辱我们国家！如果有人像你这样侮辱你的国家，你会不会生气？”

11月

235

我举起望远镜朝右前方的海面望去，两只海鸥在一块漂浮的长条木板上转来跳去，木板中间，好像有个什么东西。丰顺轮驶近一点，那木板上现出一堆黑色东西，像是人的头发，我忙发出舵令：“右舵。”丰顺轮朝那块木板驶去，并把它让在船的南侧下风处。此时，我用望远镜清楚地看到，海鸥已被惊飞的木板上趴着一个女人！

12月

262

我出了驾驶室侧门，往海里一望，坏了！船舷边的海面上浮动着一片柴油，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舷边近水的圆孔还在咕咚、咕咚地往海里冒油。我跑回驾驶室，抓起电话打给机舱：“马上停止倒油，油都倒到海里去了！”放下电话，我马上拉响室内警报。

1995年

1月

296

睡梦中，我被恶浪砸醒，凄厉的风声从门缝钻进室内。下了床，船大幅度的横摇险些把我掀倒。我冲出室外，手把扶梯登上驾驶室，小徐说，正要派人叫我，海浪突然增大，船摇得人都站不住了。老寇也来到驾驶室，眼神有些惊惧。没等我说话，又一个巨浪轰然一声从天而降，丰顺轮全身被海浪覆盖，船身急剧向左舷倾斜，没把住物件的老寇被狠狠掼到右舷门上，嘭的一声过后，哗啦一下，门上的玻璃窗被他撞碎。

后记

323

引子

一艘外国军舰山一样横在前方不远处，炮口对准我船。

我拉响汽笛，五短声^①，以示警告。二副海涛手把车钟，急得直喊：“船长，要撞上了！”

我厉声回应：“什么撞上了？叫你怎么开就怎么开！”

说时迟，那时快，两船迅速逼近，碰撞就在眼前！

军舰虽然庞大，船壳也比我船坚厚，但像它这样横在我船前方，会被我船最坚固的船首撞击，船体会被切开，损伤将比我船大得多。我怕他干啥！

军舰在波涛间颤抖，丰顺轮撞了上去！

“撞船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你值班时睡着了，没有瞭望？”

怎么回事？即将撞上的外国军舰不见了，波涛汹涌的大海不见了，我的船不见了。我坐在法庭的旁听席上，听到法官问被告席上的远洋渔船驾驶员老刘。

老刘声音发颤：“我没睡觉。”

法官脸一沉：“你没睡觉，怎么会把船撞沉了？”

“我不知道，是他撞的我。”

“你看没看见来船？”

① 五短声，一种海上警告信号。根据国际海上避碰规则，互见中的船舶正在驶近，并且不论由于何种原因，任何一船无法了解他船的意图或行动，或怀疑他船是否正在采取足够的行动以避免碰撞，则存在怀疑的船应立即用号笛鸣放至少五声短而急的声号以表示这种怀疑。

“我没看见。”

“你睁着眼睛怎么会看不见来船呢？”

“我不知道。”

“我知道渔船船员辛苦，睡眠不足，你值班睡着了也可以理解。”

“我没睡，就是没睡。”

“你说准了，没睡觉？”

“我没睡，真的没睡。”

“好，你没睡，你是瞪着一双眼睛，故意往上撞的，是不是？”

老刘低头不语。

“既然如此，按现行反革命论处！”法官厉声说。

“我不是反革命！”老刘脸涨得通红。

“你瞪俩眼往上撞，船撞沉了，还死了我们十个阶级弟兄，不是反革命是什么？就是反革命！”

老刘哭喊起来：“法官，我睡着了，我累得睡着了！我没有故意撞船，别判我反革命！我真的睡着了，我绝对睡着了！”

法庭上响起旁听者的笑声和死难者家属的哭声。

我急了，起身大喊：“他有罪，但不是反革命，他是远洋船员！”

法庭顿时静下来。众人的目光齐刷刷射到我身上。

法官盯着我：“你是谁？”

“我是远洋船长！”

“又没判你，你喊啥？再喊，让法警把你赶出去！”

听了法官的话，我流下了泪水，为那些葬身大海的弟兄。

我在泪水中醒来，枕巾湿了一片。

窗前，月光如银。大海在不远处呢喃。看看床头柜上的手机，凌晨四点。要是在船上，该换班了。有条新微信，一个学生发来的：“听了您讲的航海课，收获很大。向老船长致敬！”

1994 年

2 月

2月25日，农历正月十六，晴

迟到的联检，救生艇里的偷渡者

“船长，船长！”

我在丰顺轮宽敞明亮的驾驶室里，打开窗户一看，只见码头上，送行的人群中，一个漂亮的年轻女子踮起脚，正向驾驶室挥舞手臂。

她是三管轮许国强的新婚妻子魏丹。之前我听到她在下面喊小许的名字，喊了半天没人答应。小许正在机舱备车^①，听不到她那清脆的喊声。

前几年，丰顺轮在海上加工鱼的时候，小魏是船上的一名船员，总被一帮小伙子围着。当时船上不允许男女船员之间谈恋爱，这些年轻人就搞地下活动，在犄角旮旯里拉拉手。小魏先和水手沙仁昌有些不同寻常，后来大学毕业的小许上了船，她就转移了目标。

我挥手示意小魏上船。她笑了，扒开人群，顺舷梯溜烟上了甲板。

看见她，正在甲板上忙碌的沙仁昌把脸别过去，一脸不屑。本想打招呼的小魏低了头，快步走向船尾机舱。

旭日东升。海水闪烁霞光，海风轻拂。初春时节，这真是出航的好天气。

今年，公司把丰顺轮租给了台湾的林老板。这一趟，我们准备驶往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的阿拉弗拉海^②，为台湾渔船转运鱼货。

我把头探出窗外。码头上，送行的船员亲属们仰望着甲板上一去就是一年的亲人，一脸牵挂。我的心情有些压抑。

人群中，一个姑娘仰起脸，微笑着朝我挥手。啊，原来是我的小女儿，

① 备车，指船舶开航前，为使主机处于随时能够使用的状态而进行准备工作的操作过程，目的是使船舶动力装置处于随时可起动和运转的状态。

② 阿拉弗拉海，西太平洋的浅海部分，位于澳大利亚北岸、卡奔塔利亚湾和新几内亚南岸之间，西连帝汶海，西北接班达海和塞兰海，东部经托雷斯海峡连通珊瑚海。

真没想到她会来送我。

想招呼女儿上船，可船员亲属们都在下面呢，谁给他们搞特殊？为难之际，去过我家的水手熊天宝走下舷梯招呼我女儿。她挤出人群，跟在熊天宝身后，蹦跳着上了甲板。

驾驶室门开了，女儿轻轻走进来，冲我笑笑。各种设备和仪器，她东瞅瞅，西看看，一脸好奇。

我将女儿领到船长室。

“爸，你好几个房间呀！赶上咱家了。”

“爸厉害吧？”

“爸是船长，当然厉害。”

“你妈都没上过船。回去告诉你妈，别为我操心。”

我让女儿翻翻书架上的书，回了驾驶室。主机已备妥，却不见联检人员的影子，真不让我省心。

邓经理在甚高频无线电话^①里说，联检人员还没到，看样子还得个把小时。

船长室里，女儿看一本莫泊桑小说入了迷，没察觉我进门。

女儿从小到大，一年到头老见不着我，一度跟我有些生疏。她十多岁时，我出海快一年归来，进了家门，她看到我，眨眨眼说：“啊，你回来啦？”我问她我是谁，女儿接过我手里的包，笑着跑回屋里。

那个扎着小辫的丫头，已长成大姑娘啦。她刚从幼师毕业进幼儿园工作时，哭着让我帮她调换工作。她无权无钱的父亲哪有这个能力？现在好了，女儿去年当上了副园长，领导要调她去办公室，她不肯，说跟孩子们在一起心情好。这丫头，跟她爹一个脾性。

“你回去吧，快开船了，爸还有好多事要做，你也别耽误工作。”

女儿放下书，看着我，眼里有些不舍。

我把女儿送到甲板上，她说：“爸，你出海注意安全啊！”

我笑了。女儿问我笑什么，我说：“你说话的口气有点像我们邓经理。”女儿也笑了。

一些船员找我说好话，希望能让他们的亲属上船来看看。我心一软，

^① 甚高频无线电话，船舶 VHF 设备话音终端，主要用于海上近距离通信，如驾驶台对驾驶台的通信和救助现场的通信，通信时使用的频率是 VHF 波段。

点点头，给了他们十分钟。大副李洪才传达了我的话，亲属们蜂拥而上，甲板、船室顿时热闹起来。

气象预报说今晚有冷空气来袭。我打电话给邓经理，问他联检怎么还没到。

邓经理说：“老同学你别急，我已经问过了，说八点钟就乘联检车出发了。路上要接卫检、边防好几个部门的人，估计也快到了，耽误不了开船。饭菜准备好没有？”

“就知道吃。”我有些不快，“照你这么安排，上午是开不了船啦。”

“你急啥！去你家你连饭也不管？”电话里传来邓经理的笑声。

我哭笑不得，只得用扩音器通知全船：开船时间改为下午一点。

把亲属送下船，船员们被“钉”在了码头上。亲属们走了，一步三回头。我想起年轻时，妻子送我出海，我俩走路都隔好远，生怕别人看见，还没到公司大门口，她就转身走了。现在，两口子竟敢在码头上拥抱，真好。

船政委关念东进了船长室。他又瘦又高，昂首挺胸。听人说，“念东”这名字，是他“文化大革命”时紧跟形势改的。老政委退休了，老关刚调来，我们促膝而谈。老关说：“船长，你放心，我一定跟你配合好。‘文化大革命’时我年少气盛……”

我赶紧打断他的话：“人都会做错事，何况那时候年轻。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我们一起往前看。”我知道，他还能当政委，那是他舅的权力使然。

“我一定为船长排忧解难。”

“咱俩以后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出了事，谁也跑不了。”

这话把他逗乐了。

邓经理来了。我指指墙上的钟：“联检怎么还没来？都十一点了。”

“着急没用，联系不上。”邓经理无可奈何。

“不会发生车祸吧？”

我这么一说，邓经理和关政委都紧张了。

中午十二点过了，邓经理又分别给海关、卫检等部门打电话询问，都没消息。他留在船上吃饭。那午餐本来是给联检人员准备的，他想调节一下气氛，笑着说：“呵呵，这是你给我准备的吧？”

“联检没来，你捡着吃吧。”我没好气地说。

吃完饭，邓经理抹抹嘴，走了，说是回去联系。

夜里会有冷空气来袭，再晚恐怕就出不了港了，我心烦地盯着挂钟。

傍晚，阴云密布。我焦躁地在驾驶室里走来走去。邓经理和联检官员从码头远处朝丰顺轮走来。我长吁一口气，奔到甲板上去迎接。

一行人上了甲板，走在前头的邓经理朝我做鬼脸，低声说：“终于等来了。”

“怎么来这么晚？”我带着气，声调有点高。

带队的张姓关员撇撇嘴：“光为你们服务啊？”

我压着火：“中午饭都给你们准备好了。”

张的调门也高：“准备饭你们告诉谁了？”

我要反驳，邓经理拽拽我胳膊，我只好把话咽了下去。

会客厅里，联检人员检查着各类船舶证件。

“等会儿船开了，咱们找个地方。”邓经理这话是说给联检人员的。

一位年轻关员去洗手间。这年轻人我熟悉，他的老师曾让我指导他写毕业论文。我跟过去问：“怎么一个多小时的路程，现在才到？”他贴在我耳朵上说：“他们一出来就去酒店打麻将了。本来说中午前赶过来，谁知老张输了，不肯罢手，就晚了。船长千万别说出去，不然我就惨了。”

我点点头。怪不得老张这么大火气。回到会客厅，我忍气配合着联检。可能他们还惦记着打麻将，联检很快结束了。

我终于拉响了汽笛，丰顺轮缓缓离开了码头。码头上鞭炮齐鸣，震耳欲聋。我努力忘掉烦恼，默默祈祷：“希望今年比去年更好。”

丰顺轮很快驶出了坝门，我报告港口调度：“丰顺轮出港，驶往香港，加装燃油，然后驶往印度尼西亚。”

“半夜有冷空气，风力最大十级以上，不能出港南下，希望你到二号锚地暂避。”

船舶进出港都必须服从港监港调安排，我只得驾驶丰顺轮驶入二号锚地。好多出港船都在这里锚泊。停车、倒车，当船略有退速时，停车把锚

抛出，一阵哗哗的响声，虎头锚^①带着环状锚链冲进大海。天色已晚，锚泊船都开了锚泊灯。我也把丰顺轮的甲板灯全部点亮。

走出驾驶室，冷飕飕的海风直扑脸颊。黑沉沉的天空，预示着冷空气很快就会袭来。要不是联检耽误，丰顺轮现在早已驶近山东半岛了。唉，不想想了，何苦跟这些人生气。远处港湾，灯火璀璨。改革开放十多年，城市已显勃勃生机，虽然霓虹灯下还有些灰暗角落。

回到船长室，我躺在床上，心里想着又要远渡重洋，一年后才能再见我那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很久才进入梦乡。

我被呼啸的风声惊醒，开了灯，发现密集的雪豆抽打着舷窗，刷刷作响。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过后，有人推门而入，风呼地蹿进来，门咣的一声撞到衣柜上。大副李洪才急切地说：“船长，‘鲨鱼皮’说看见厨房有个人影，跑了。”

“谁？”

“他说不像船上人。”

“肯定不是！”水手沙仁昌也进来了，惊魂未定。“鲨鱼皮”是他的外号。

偷渡？这两个字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我让洪才把政委老关、轮机长寇南山、水手长郑林叫过来；然后安排他和小沙返回驾驶室，注意观察，发现情况立即报告，但不要惊动对方，因为如果是偷渡，应该不止一个人。

老关、老寇、郑林来了，我向他们通报了情况，决定先不惊动睡梦里的船员。我们四个人带上手电筒分头行动，老关和老寇从船尾向前查，我和郑林从船首向后查。

冒着风雪搜寻一遍，没有结果，我们一起来到驾驶室。

我问小沙：“你值班怎么跑厨房去了？”

“我饿了，寻思找点吃的，谁知道从灶间蹿出一个人来，腾的一下跑了，我也没看清，吓死了，赶紧去叫大副。”

驾驶室窗户已被冰雪遮挡。我走出驾驶室，朝艇甲板望去，透过飘舞的雪花，隐约看到左舷救生艇帆布罩的一角被掀开了，正在风中抖动，发出啪啪的响声。我问洪才救生艇怎么没封好，洪才说：“封好了呀。”

① 虎头锚，即霍尔锚或山字锚，锚的一种，远洋船上大都使用此锚。

封好了怎么会被掀开？是风还是——我忽然有了不祥的预感。

洪才说：“水手长，咱俩去把艇罩封上。”

“等等，洪才。”我拉住他和郑林，“救生艇里不会有什么情况吧？走！咱们一起去看看。”

我们到了艇甲板，洪才抓住救生艇的系绳，上前就要把被掀开的帆布罩一角重新捆好。我摆摆手，又解开一圈系绳，低声对他说：“别动！”我快步回到驾驶室，打开探照灯，让强光直射到艇里面。

原来，艇内蜷缩着两个人。我用对讲机通知了洪才。只听洪才大吼一声：“出来！”这一声压过了风声，震惊了全船。

两个黑影从艇里爬了出来。我朝洪才他们喊：“小心凶器！”闻声赶来的船员们把两个偷渡者带到了会议室。两人灰头土脸，瑟瑟发抖，一进来就扑通跪倒在地。我让他们站起来说话，让洪才打点热水来给他们喝，对老关使眼色让他问问。

老关问：“不好好藏着，出来干什么？”

我差点笑出声来。这老关问的，怨他们没藏好似的。

“又冷又饿，实在扛不住了，去厨房找点吃的，暖和暖和。”两人中的瘦子用汉语说道，声音发着颤。

“谁领你们上的船？谁让你们藏在救生艇里的？”老关问。

“没人领。听说船要去韩国，头天晚上就偷偷上来了。”

此时我真想感谢老张他们，要不是因为开船晚了，还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发现偷渡者呢。

“你们是朝鲜族吧？”我问。

“是，我们是从鸭绿江那边过来的，本来想在这边打工，但我们没证件，没人敢要。我们寻思到韩国说话方便。”瘦子回话不像先前那样紧张了。

我说：“幸亏发现你们早，我们是去印度尼西亚。”

瘦子瞪大了眼睛，回头与另一人讲了些什么。两人面面相觑，一副无助的样子。

我让洪才找厨师董小军给他们热点饭菜吃，又用甚高频无线电话向公司海上值班经理说明了情况。

咳，这一天闹的！

2月26日，农历正月十七，偏北大风，阴云密布

临时全船会议

折腾了一夜，天亮了，雪停了，风还在呼啸。

公安乘交通船来，带走了偷渡者。政委老关庆幸地说：“多亏这场暴风雪。”

我说：“还得感谢联检人员。”

大伙都笑了。

临时召开了全船会议。我从偷渡者谈到船上值班存在的问题，政委讲了到国外港口的注意事项。

2月27日，农历正月十八，冷锋已过

出航：一个大浪，船首起锚人不见了

下午风力减弱，太阳钻出云缝。我决定起锚出航。

锚机快速转动着，船首随绞动的锚链顶浪前移。海浪在船首前方翻滚着，轰的一声响，一个大浪从船首劈头盖脸地扑了上来。刹那间，船首起锚人都不见了，我心里一惊！

大浪过后，大副洪才和水手长郑林才从流淌的海水中显露出来。熊天宝被浪打翻在锚机跟前，不知受伤没有。大副和水手长把外号“熊猫”的小熊扶起，三人一起向驾驶室招手。洪才在对讲机里说：“没事，船长，继续起锚吧。哈哈，熊猫啥也不行，就会啃竹子。”

“还开玩笑！这回看好了，来大浪之前慢点绞。”

“明白。”

刚才那一浪和我也有关系，我应洪才要求来了一个微速前进，没想到这港内锚地，来浪也如此汹涌。

锚链在扭动中发出咔咔的清脆响声，乖乖地回到船上。甲板上的水哗哗地冲刷着链环上的海底泥沙，锚链通过锚机进入了锚链舱。舱里有水手

小吉在摆平锚链，不然锚链会堆成塔形，有风浪时会倒掉，造成锚链倒压，下次抛锚会有抛不下去的危险。

洪才报告：“锚离底。锚离水清楚^①。”

我看到洪才他们快速离开了船首，这才下达车令^②：“前进一。”三副徐青山摇响了车钟^③。

丰顺轮冲破海浪，向港外驶去。海水在风中起伏翻滚，风浪声好似万马奔腾。因为是顺浪航行，船还算平稳。几只海鸥在空中扑打翅膀，鸣叫着，好像在给我们送行。



大型冷冻加工运输船海丰轮，后变更为远洋冷藏运输船，作者在此船上担任船长多年

2月28日，农历正月十九，雾

借船长室给年轻人的往事

晨起，偏北风小多了，海面漂浮着一层薄薄的白雾，不时有浪花从白雾上方蹿出，甲板上冻着一层薄冰。我到驾驶室换大副李洪才吃饭。值班

① 锚离水清楚，是指锚离开水面，未挂连有碍收锚和航行的东西。

② 车令，船前进或后退（倒车）的指令。

③ 车钟，驾驶台与机舱联系用车的一种重要装置。